

史記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菑川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爲薛獄吏有臯免家貧
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
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匈
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弘廼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
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以嘗西應命以不
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
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策爲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
拜爲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
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爲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爲人主
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弘爲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

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
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
中徐廣曰云一歲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常與王爵都尉汲
黯請問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
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
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
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
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爲御史大夫是時
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敞中國以奉
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
十策弘不得一韋昭曰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爲不可不敢逆上耳弘廼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
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

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
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
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
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
民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
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
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公孫弘爲丞相功臣表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平津
侯駟案漢書高成之平津侯也弘爲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卻者雖詳與善陰
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
飯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
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位至
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

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
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
天下之通道也知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
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知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自治
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
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
厲賢予祿徐廣曰厲一作廣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
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
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
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
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其爲
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

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

漢書音義曰何恙喻小疾不以時愈

乃上書歸侯乞骸骨

是章朕之不得也令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

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

漢書

日年八十子度嗣爲平津侯度爲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

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

貸無所得乃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爲客甚困孝武元光元

年中以爲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書

不召資用乏畱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

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

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

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

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應劭曰大

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弱未

全須人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

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

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

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

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

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

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

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

澤徐廣曰瓚曰其地多一作斥鹹鹵水澤又有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

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不足

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文穎曰轉芻穀就戰是也起於東

陞徐廣曰陞在東萊音繼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

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

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

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

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

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

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

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眾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

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

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

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

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
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虞易乃使邊境
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

張晏曰與外國交求利已若章邯之比

故尉佗

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
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
意而熟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徐
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
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
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
巷奮棘矜矜音勤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
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
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

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
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
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
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
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
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
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
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
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
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
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
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

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強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旣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

常篡齊六卿分晉竝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虜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韋昭曰監御史名祿也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陀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

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渠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張晏曰壤進益也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羗熒略滅州如淳曰東夷也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

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

數十形束壤制

服虔曰言所束在郡守土壤足以專民制蘇林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

旁脅諸侯非公室之

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

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

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

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

何相見之晚也

徐廣曰它史記本皆不見嚴安此旁所纂者皆取漢書耳然漢書不宜乃容大異或寫史記相承闕脫也

於是上乃拜

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樂爲

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

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

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

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

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

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徐廣曰元朔二

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也

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

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
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
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
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
五鼎食死卽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
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
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
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
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爲齊

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與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
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
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能脫
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
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
發及爲齊相出關卽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
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令自
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
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
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
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浚孔車

徐廣曰孔車浚

人也沛有浚縣

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

徐廣曰漢初至元朔

二年八十年也

上方鄉文學招俊又以廣儒墨弘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

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

司空

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后

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

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

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

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治之盛

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

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

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

率而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

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

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

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

此可謂減於制度

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常品

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

與內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

卽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

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

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

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

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

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

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

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也

遠迹羊豕之間

韋昭曰遠跡謂耕牧在於遠方

非遇其時焉

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
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
父而歎息羣臣慕嚮異人竝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
青奮於奴僕日磔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矣漢之得
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
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
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阜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
落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
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磔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
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
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
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
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
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史記百一十二終

西川中鳳
氏書

史記一百一十三

西川中鳳
氏書

南越尉陀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陀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

張晏曰揚州之

南越也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

徐廣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并天下

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也

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

且死

徐廣曰爾時未言都尉也

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

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眾虎爭天下中國

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

欲興兵絕新道自備侍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

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

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

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被

行南海尉事囂

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

徐廣曰在桂陽通四會也

盜兵且至急絕道聚

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即

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

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於古也

高帝已定天下為

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變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

漢書音義曰駱越也

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纁稱制與中國侔及孝

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

乃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

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

越迺召賈以為大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

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

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

先人冢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

千人眾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

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

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已後去

帝制黃屋左纁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

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

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王

徐廣曰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

此時閩越

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為藩臣毋得擅興

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爲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穆氏女生子興徐廣曰一作興及即位上書請立穆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爲明王太

子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

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

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

缺徐廣曰一作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

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

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

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

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

皆畱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齋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

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

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爲秦王連親婚也其居國中甚重

越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

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

韋昭曰特使者為介也

謀誅嘉等使

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為將

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

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

即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

韋昭曰縱撞也

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

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

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

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

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

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

子罷參也郊壯士

徐廣曰縣屬潁川音古治反

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

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

是天子遣千秋

徐廣曰為校尉

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

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

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

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

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

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

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昌侯

而韓千秋

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

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

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

年為成安侯樛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

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

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徐廣曰淮一作匯也樓船十萬師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

樓故號曰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

匯水徐廣曰一作滙案地理志曰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淮字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

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張晏曰故越人為降為侯為戈船下屬將軍徐廣曰厲一作瀨駟案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

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也應劭曰瀨水流涉上也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出零陵或下離水徐廣曰在零陵

通廣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徐廣曰越人也名遺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

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得越

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

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

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

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莫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

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

營中犁旦城中皆降伏波徐廣曰呂靜曰犁結也音力奚反結猶連及逮至也漢書犁旦為遲旦謂待明也呂嘉建德

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舩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

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為

海常侯徐廣曰南越之郎官都稽徐廣曰表日孫都得嘉封為臨蔡侯曰蒼梧

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韋昭曰揭音其逝反自定屬漢

越桂林監居翁漢書音義曰桂林郡中監姓名翁也諭甌駱屬漢皆得為侯戈船下屬將

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徐廣曰儋耳珠崖南

海蒼梧九真鬱林日南合浦交趾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以陷堅為將梁侯自尉陀

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陀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慮離溼疫

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

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

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史記一百一十三

西川中鳳
氏書國南

史記一百一十四

西川中鳳
氏書國南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閩越王無諸

韋昭曰閩音武巾反東越之别名

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

後也姓騶氏

徐廣曰騶一作駱

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

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

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

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

漢書音義曰主號令諸侯不王無諸搖等

以故不附楚

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

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

附乃立搖為東海王

應劭曰在吳郡東南濱海云

都東甌

徐廣曰今之永寧也

世俗號為東甌王

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

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

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

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徐廣曰年表曰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

今漢兵衆彊今卽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卽亡入海皆曰善卽縱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謂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徐廣曰漢書作運耘義當取耘除或言耘音子粉反此楚人聲重耳韻耘當同音但字有假借聲有輕重利莫大焉乃以

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郎中將立丑爲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竝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

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預章梅嶺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元鼎六

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

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徐廣曰在豫章界梅嶺殺漢三校尉

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川侯齒徐廣曰成陽共王子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

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壘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天子遣橫海將

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温

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

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

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為禦兒侯漢書音義曰今吳南亭是也

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

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

成侯敖徐廣曰亦東越臣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

漢兵至眾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

眾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建成侯敖為開

陵侯封越衍侯吳陽為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封橫海

校尉福為繚婁侯漢書音義曰音遼縈福者成陽其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

侯奮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書

音義曰多軍名也漢兵至棄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

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

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眾其先苗裔繇

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

烈也

史記一百一十四

西川屯鳳
氏庫圖南

史記一百一十五

西川屯鳳
氏庫圖南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為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

徐廣曰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普塞反

朝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

遼東故塞至洌水為界

漢書音義曰洌音滂沛反

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

聚黨千餘人魁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洌水居秦故空地上下

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

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也

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

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

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

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眾國欲上書

見天子又擁闕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

何去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卽度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卽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

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住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因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剽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

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太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
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

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下天子誅逐左將軍已

并兩軍即急擊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漢書音義

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管紀故皆稱相啖音頰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

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

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

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徐廣曰表云長路漢書表云長路音各

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真番臨屯樂浪

玄菟也封參為漑清侯韋昭曰屬齊陰為菽苴侯韋昭曰屬勃海啖為平州侯韋昭曰屬梁父長為

幾侯韋昭曰屬河東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温陽侯韋昭曰屬齊左將軍徵至坐爭功

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

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樓船將狹徐廣曰言

其所將卒狹少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

辱將率莫侯矣

史記一百一十五

西川屯鳳草
氏圖

史記一百一十六

西川屯鳳草
氏圖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如淳曰滇

音顛顛馬出其國也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魍結耕田有邑聚

其外西自同師以東韋昭曰邛名也北至牂榆韋昭曰在益州牂音葉名爲雋昆明徐廣曰永昌有

雋唐縣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以東北

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徐廣曰徙在漢嘉笮音昨在越嶲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

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

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

使將軍莊躋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躋者故楚莊王苗

裔也躋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

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

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頰音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

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

笮馬犍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

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

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苟音窶駟案漢書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

牂柯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

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

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

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

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

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

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

重萬餘人從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

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

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

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

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徐廣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

通西南夷道成轉相饒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溼死者甚

眾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

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

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

郎兩縣一都尉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稍令犍為自葆就及元狩元年博望

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韋昭曰邛縣之竹屬蜀攢曰邛山名此竹節高實中

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徐廣曰字或作竺漢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駟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

胡是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

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

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

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徐廣曰嘗一作賞乃留為求道西十餘輩歲

餘皆閉昆明如淳曰為昆明所閉道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

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

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

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

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

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頭蘭常隔

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

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

且蘭邛君并殺笮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巂郡

笮都為沈犁郡冉駹為汶山郡應劭曰今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上

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眾數

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漫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漫靡莫數侵

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漫靡莫以兵臨滇

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

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

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

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

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掄

剽分二方史記音義曰音翦卒為七郡徐廣曰犍為牂柯越巂益州武都沈犁汶山地也

史記一百一十六

史記一百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徐廣曰名忌字夫子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遊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乃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

西川屯鳳樓
氏圖南南

西川屯鳳樓
氏圖南南

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

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

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

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

挑之郭璞曰以琴中音挑動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韋昭曰閒讀曰閑甚得都邑之容也郭璞

曰都猶姣也詩曰恂美且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

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

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言貧窮也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

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

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

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韋昭曰鑪酒肆

也以上為墮邊高似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裋韋昭曰今三尺布作形如犢鼻矣稱此者言其無恥也今銅印言犢鼻此其類矣與保庸

雜作方言曰保庸調之南方奴婢賤稱也滌器於市中韋昭曰瓦器也每食必滌漑者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

門不出昆弟諸公郭璞曰諸公父行也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材

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郭璞曰厭游宦也雖貧其人材

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子文君僮

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及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

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郭璞曰主獵犬也上讀子虛賦而善

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

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

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

言也為楚稱郭璞曰稱說楚之美烏有先生者徐廣曰烏一作惡烏有此事也為齊難郭璞曰詰難楚

也事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郭璞曰以為折中之談也故空藉此三人為辭

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

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郭璞曰詫誇也音託夏反而無是公在

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

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罔彌山郭璞曰罟置也音浮拚免麟鹿射麋脚麟徐廣曰麟音各駟案郭璞曰脚倚足麟車轆鶩於鹽

浦割鮮染輪郭璞曰鹽浦海邊地多鹽鹵鮮生肉也染搗也音而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郭璞曰與猶如也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

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

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峩鬱隆崇律峯岑巖參差日月蔽虧漢書音義曰高山壘蔽日月虧缺半見交錯糾紛上干

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徐廣曰一作瑕雌黃白垺徐廣曰音符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郭璞曰如龍之鱗采其石則赤玉玟

瑰郭璞曰赤瑾也見楚辭玫瑰石珠也琳瑯琨瑀漢書音義曰琳球也瑀石次王者琨瑀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金者瑊玕玄厲徐廣曰瑊玕

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漢書音義曰衡杜衡也其狀若葵其臭如麝蕙芷白芷若杜若江離麋蕪諸

蔗蓐且徐廣曰蓐音匹沃反駟案漢書音義曰江離香草麋蕪蕪蘄芷也似蛇牀而香諸蔗甘拓也蓐且蕝荷也其南則有平原廣澤

登降陁靡音移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郭璞曰巫山今在建平巫縣也其高燥則

生葳蕤苞荔徐廣曰葳音針馬監也葳或曰草生水中華可食荔音力詣反草似蒲駟案漢書音義曰苞蕝也薛莎青蘋徐廣曰薛音先結反駟案漢書音義曰薛賴蒿也莎蒨侯也青蒨似莎而大也音煩其卑溼則生藏蓂兼葭東薺雕胡徐廣曰烏桓國有薺似蓬草實如葵子十月熟駟案漢書音義曰藏似亂而樂大蓂蓂尾草也兼蕪也葭蘆也蓮藕菰蘆徐廣曰菰蘆生水中奄閭軒芋漢書音義曰奄閭蒿也軒芋猶草也衆

物居之不可勝圖郭璞曰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

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龜其北則有陰

林巨樹郭璞曰林在山北陰地梗柟豫章郭璞曰梗柟似梓柟葉似桑桂椒木蘭檠離

朱楊徐廣曰檠音扶反駟案郭璞曰木蘭樹皮檀栲栲栗橘柚芬芳徐廣曰栲音

音義曰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曼蛇龜豸郭璞曰曼蛇大獸長百尋龜似狸而大漢書音

鸞鳥也漢書音義曰騰遠其下則有白虎玄豹曼蛇龜豸郭璞曰曼蛇大獸長百尋龜似狸而大漢書音

義曰豸胡地野兕象野犀窮奇猥誕於是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

王乃駕馴駮之駟漢書音義曰馴擾也駮如馬白身黑尾乘雕玉之輿靡魚須

之橈旃郭璞曰以海魚須為旌旄曳明月之珠旗漢書音義曰以明月珠綴飾旗建千將之雄

戟漢書音義曰千將韓王劍師左烏嗥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徐廣曰韋昭云夏

陵狡獸麟叩叩蹙距虛郭璞曰叩叩似馬而青距虛即叩叩變文五軼野馬而轉

駒駟徐廣曰轉音銳駟案郭璞曰野馬乘遺風而射游騏漢書音義曰遺風千里馬兩

儵眡淒淒徐廣曰淒音七見反淒音力詣雷動燁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

必決背韋昭曰在日所指洞胃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

是楚王乃弭節裴回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節也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

怒與猛獸之恐懼微欲受訕徐廣曰訕音劇駟案郭璞曰訕疲極也殫睹衆物

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郭璞曰曼姬謂鄧曼姬婦人之總稱被阿錫漢書音義曰阿細繒也錫布也揄紵縞徐廣

音雜織羅巫霧縠郭璞曰言細如霧巫以覆頭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撓谿谷漢書音義

音雜織羅巫霧縠郭璞曰言細如霧巫以覆頭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撓谿谷漢書音義

音雜織羅巫霧縠郭璞曰言細如霧巫以覆頭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撓谿谷漢書音義

音雜織羅巫霧縠郭璞曰言細如霧巫以覆頭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撓谿谷漢書音義

音雜織羅巫霧縠郭璞曰言細如霧巫以覆頭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撓谿谷漢書音義

音雜織羅巫霧縠郭璞曰言細如霧巫以覆頭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撓谿谷漢書音義

音雜織羅巫霧縠郭璞曰言細如霧巫以覆頭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撓谿谷漢書音義

弋白鵠連駕鷺郭璞曰野鷺也駕音加雙鶴下玄鶴加郭璞曰詩云弋言加之是也怠而後發游於

清池浮文鵠漢書音義曰鵠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曰龍舟鵠首天子之乘也楊桂柁徐廣曰音曳駟案韋昭曰柁楫也張翠帷

建羽蓋罔瑇瑁鈞紫貝郭璞曰紫質黑文也縱金鼓吹鳴籟漢書音義曰縱撞也籟籟也榜人歌

郭璞曰唱權歌也榜船也音謗聲流喝徐廣曰鳥邁反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礪石相擊

硠硠磕磕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郭璞曰靈鼓六

面也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纒乎淫淫班乎裔裔郭璞曰皆群行貌也於是楚王乃

登陽雲之臺徐廣曰宋玉云楚王游於陽雲之臺駟案郭璞曰在雲夢之中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

具而後御之郭璞曰勺藥五味也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將割輪淬自以

為娛徐廣曰淬千內反駟案郭璞曰肘膊淬染也肘音鸞也臣竊觀之齊始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

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郭璞曰言有惠

也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

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

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

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

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

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南

有琅邪郭璞曰山名在琅邪縣界觀乎成山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射乎之罘漢書音義曰之罘山在牟平縣射獵其上也浮渤

澗漢書音義曰澗海別枝名也游孟諸郭璞曰宋之藪澤名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

青丘傍徨乎海外郭璞曰青丘山名亦有田出九尾狐在海外矣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

不帶芥乃俶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

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

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為無用應哉無是

公听然而笑郭璞曰听然笑貌也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

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言述所職見孟子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

所以禁淫也郭璞曰禁絕淫放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

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

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

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

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郭璞曰西極國也見爾雅丹水更其南漢書音義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紫淵徑其北郭璞曰紫淵所未詳終始霸漣出入

涇渭鄠郛潦湑郭璞曰皆水流貌音決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兮八川分流

相背而異態郭璞曰八川各在上東西南北馳騫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

淤之浦郭璞曰椒丘丘名言有巖闕也見楚辭淤亦洲名蜀人云見方言徑乎桂林之中郭璞曰桂林林名也見南海經過乎泱

奔之野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汨乎渾流順阿而下郭璞曰阿大陵赴隘陝之口觸穹石

激堆埼郭璞曰穹隆伏石貌堆沙堆埼曲岸頭音祈沸乎暴怒洶許勇反涌音勇滂音滂漕音漕澤淳漚音漚

汨漚測泌澗郭璞曰漚側筆櫛四音橫流逆折轉騰激冽澎溲沆漑穹隆雲撓蜿

澶膠戾踰波趨汜徐廣曰鳥狹反莅莅下瀨批巖衝壅犇揚滯沛臨坻注壑

澆澆賈墜湛湛徐廣曰湛音沈隱隱砰磅訇磕潏潏泏泏洽渠鼎沸郭璞曰洽音軟立反

集音緝馳波跳沫徐廣曰一云吸呷汨瀼漂疾悠遠長懷寂寥無聲肆乎永歸然

後灑泔潢漾安翔徐徊翫乎滴滴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

龍赤螭鮪鰭鱗離徐廣曰鱗音漸鰭案郭璞曰鮪音離未聞鰓鱗鰈鮐徐廣曰鰓音娛皮有文出樂浪鰈音虔鮐音託多口

魚鰓案郭璞曰鱗似鱗而黑禹禹鯁鮒徐廣曰禹禹魚牛也鮒一作鮒音榻鮒音納一漢書音義曰鮒似鯁而大也捷鱗

擢尾振鱗奮翼潛處于深巖魚鼈謹聲萬物眾夥明月珠子玃璅

江靡郭璞曰靡音崖也蜀石黃磬郭璞曰磬石黃色也水玉磊砢郭璞曰水玉水精也磷磷爛爛采色滢肝

叢積乎其中鴻鵠鸕鶿鵙鵙郭璞曰鸕鶿音容鵙音容漢書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也駮駮鰓鰓徐廣曰鰓音射水鳥

環煩鴛鷖徐廣曰煩鴛鷖一作番鷖鷖音容鷖音容漢書首義曰煩鴛鷖也鷖似鷖灰色而雜足鷓鴣鷓鴣徐廣曰鷓音射水鳥也鷓音斯鷓音火交

反駟案漢書音義曰鷓鴣蒼黑色郭璞曰鷓音斯鷓音火交群浮乎其上下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

蕩掩薄草渚唼喋菁藻郭璞曰菁水草呂氏春秋曰太湖之菁也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龍嵒

五

案郭璞曰汲冢竹書曰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於於是乎盧橘夏孰郭璞曰今蜀中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

而芬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九或如拳通歲食之即盧橘也黃甘橙棨徐廣曰音棨枇杷然柿徐廣曰然音柿而善反果也檉棨厚

朴徐廣曰棨音棨棨棨楊梅徐廣曰棨音棨櫻桃蒲陶郭璞曰蒲陶似燕蕪可作酒也隱夫鬱棨格

棨荔枝徐廣曰鬱一作菓格音格羅乎後宮列乎北園

鮑丘陵郭璞曰鮑猶延也音施下平原揚翠葉杙紫莖郭璞曰杙紫莖杙搖也發紅華秀朱榮煌

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楮漢書音義曰沙棠似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櫟果各楮似櫟葉冬不落也

華汜檉櫨徐廣曰汜一作楓駟案漢書音義曰華木皮可以為索也畱落胥餘仁頻并閭徐廣曰頻一作賓駟案郭璞曰落獲也胥餘似

并閭并閭櫨也皮可作索餘未詳欖檀木蘭豫章女貞漢書音義曰欖檀檀別名也女貞木葉冬不落長千仞大連抱

夸條直暢實葉後茂攢立叢倚連卷累危崔錯發訖古委字阮衡間砢

徐廣曰發音拔駟案郭璞曰訖音委開音惡可反何音魯可反

旖旎從風瀏莅焯吸徐廣曰焯音栗蓋象金石之聲音柴池苾虎徐廣曰苾音柴

旋環後宮雜還累輯徐廣曰雜一作插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

究之無窮於是玄媛素雌雌儂飛鷗徐廣曰雌音于季反駟案漢書音義曰雌似獼猴仰鼻而長尾儂似獼猴而大飛鷗

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顛飛也徐廣曰雌音于季反駟案漢書音義曰雌似獼猴仰鼻而長尾儂似獼猴而大飛鷗蜚胡

毅蜺徐廣曰蜺音在廉反似猿黑身毅音呼谷反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

經天矯枝格偃寒杪顛於是乎踰絕梁騰殊榛捷垂條踔稀間郭璞曰踔踔踔也記鈞反

牢落陸離爛曼遠遷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宮宿館

客庖厨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投獵乘

鏤象六玉蚪徐廣曰以玉為飾駟案郭璞曰鏤象山所出輿言有雕鏤蚪龍屬也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靡雲旗前

皮軒後道游郭璞曰皮軒革車也或曰即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者也道道車游游車皆見周禮也孫叔奉轡衛公驂乘漢書音義曰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衛公者衛青也太僕御大將軍驂乘也

扈從橫行出乎四技之中郭璞曰言跋扈縱恣不安鹵簿矣鼓

嚴簿縱獠者漢書音義曰鼓嚴嚴鼓也簿鹵簿也駟謂鼓嚴於林薄之中然後縱獠也江河為陸泰山為櫓郭璞曰櫓望樓也因

山谷遮禽獸為車騎雷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

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郭璞曰貔執夷虎屬也音毗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郭璞曰野羊如

羊千斤手足
謂拍踰殺人
蒙鵠蘇徐廣曰蘇尾也**綺白虎**徐廣曰綺音袴駟案**被函文**郭璞曰著斑衣**跨野馬**

陵三窵之危漢書音義曰三二窵三成之山**下磧歷之坻**郭璞曰磧歷阪名也**徑陵赴險越壑厲水**

推蜚廉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者**弄解豸**漢書音義曰解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可得而弄也**格瑕蛤**

鉞猛氏漢書音義曰瑕蛤猛氏皆獸名**胃驪裏射封豕**郭璞曰驪裏神馬日行萬里封豕大猪兩音竊嫻**箭不苟害解**

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翱翔往來睨

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潭促節儵躡遠去郭璞曰躡音詡盛反**流**

離輕禽楚履狡獸轄白鹿捷狡兔徐廣曰轄音銳一作惠也**軼赤電遺光耀**徐廣曰超陵赤電雷

光不及言去速也**追怪物出宇宙變繁弱滿白羽射游臬櫟蜚虞**郭璞曰臬臬羊也似人長脣反踵被

髮食人飛虞鹿頭龍身神獸櫟梢也**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藝瘧仆**徐廣曰射準的曰藝仆音赴**然後**

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飈乘虛無與神俱麟玄鶴亂昆雞徐廣曰麟音躡

適孔鸞促駿驥拂鷺鳥捎鳳皇漢書音義曰山海經云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鷺鳥也**捷鴛鵲掩焦**

明焦明似鳳**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郭璞曰紘維也北方之紘曰委羽

率乎直指閭平反鄉歷石闕歷封巒過雉鵠望露寒徐廣曰雉音支駟案漢書音義曰皆

甘泉左右觀名也**下棠梨**漢書音義曰官名也在雲陽縣東南三十里**息空春西馳宣曲濯鷓牛首**漢書音義曰宣曲宮

名在昆明池西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登龍臺**漢書音義曰觀名在豐水西北近渭**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獵**

者之所得獲徐廣曰鈞一作診也**觀徒車之所躡轢乘騎之所蹂若**徐廣曰蹂音人久反**人民**

之所蹈躡與其窮極倦泐徐廣曰泐音劇**驚憚惛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佗佗**

籍籍填坑滿谷揜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天

之臺張樂乎鞞鞞之宇徐廣曰鞞音葛**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鉅建翠華之旗樹靈**

鼉之鼓郭璞曰木貫鼓中加羽葆其上所謂樹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漢書音義曰葛天氏古帝王號也呂

氏春秋曰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徐廣曰一作勳**川谷為之蕩**

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郭璞曰巴西閭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募以平二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駟案漢書音義曰于遮

歌曲**文成顛歌**郭璞曰未聞也**族舉逝奏**徐廣曰舉一作居**金鼓迭起鏗鏘鐳磬洞心駭**

郭璞曰鐳磬鼓音**耳****荆吳鄭衛之聲韶護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續**

紛激楚結風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也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徐廣曰韋昭曰狄鞮地名也在河內出善

倡所以妖耳目而樂心意者靡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

青琴宓妃之徒漢書音義曰皆古神女也絕殊離俗妖冶媚都靚莊刻飾便嬛倬約

郭璞曰艷莊粉白黛黑也柔橈嬛嬛徐廣曰音娟娥媚娉嫋徐廣曰娉音乃丹反嫋音弱世獨繭之褊施徐廣曰世音曳

褊音眇閻易以戍削徐廣曰閻易衣長貌戍削言如刻畫作之媼媼微循郭璞曰衣服婆娑貌與世殊服芬香

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空笑的皜長眉連娟微睇絲藐色授魂

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

泰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

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

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以贍萌隸墮墮墻填塹使

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觀而勿侈發倉廩以振貧

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

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齊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

游乎六藝之囿騫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郭璞曰春秋所以觀成敗明善惡者射狸

首兼騶虞禮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弋玄鶴建干戚載雲罕揜

羣雅漢書音義曰大雅小雅也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翺翔于書圃述易道放

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

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

德隆乎三皇功美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

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

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

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

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

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

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爲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犍中

徐廣曰羌之別種也音扶通反

發巴蜀吏卒

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

漢書曰用軍興法也

誅其渠帥巴蜀民

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

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

陛下卽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

駭交臂受事誄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

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犍之長常效貢職不

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遠山川阻

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

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

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却又擅爲轉粟

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

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

漢書音義曰烽如覆米奠縣者桔槔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

皆攝弓而馳

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

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

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

析珪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

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

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

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

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

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喻曉百
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
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
徧聞檄到亟下縣道漢書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無忽也相如

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
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
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
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
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
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
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四夷至蜀蜀太守

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
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
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笮
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犍
犍爲徼通零關道徐廣曰越雋有零關縣橋孫水韋昭曰爲孫水作橋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

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
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
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
十有八載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

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
冉從駢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滿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
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

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犍之與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且爲大夫麓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淳出汜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倚阻而不安夏后氏咸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漉沉贍菑

徐廣曰漉一作漉

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

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胼膚不生毛

徐廣曰胝音竹移反胼踵也一作腩音秦膚理也腩音魁

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

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躡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毛詩傳曰濱涯也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潏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

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

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

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

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係累號泣內嚮而怨曰蓋

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

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盍夫爲之垂涕

徐廣曰盍音庚

況乎上聖又惡能已

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

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關徼狎犴鏤零山

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

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

一體中外提福徐廣曰提作提音支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

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

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

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

樂頌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駟案韋昭曰咸同於五帝登三五之上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

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

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

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固靡徒因遷延而辭避其後人

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

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

家之事嘗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

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詞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

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奮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

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

犯屬車之清塵蔡邕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

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吳越春秋曰羿傳射于逢蒙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

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

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檄之變

徐廣曰檄音巨月反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

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

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

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

鄙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

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

曰登陂池之長阪兮全入曾宮之差峩漢書音義曰全竝也臨曲江之隍州兮漢書音義曰全竝也

音義曰隍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泉中有長洲也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涇涇兮徐廣曰涇方工反通谷

澍兮谿澗汨滅喻習以永逝兮注平臯之廣衍觀衆樹之塢夔兮

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彌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

身不謹兮亡國失執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

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無歸而不食夔邈絕而不齊兮彌久

遠而愈休精罔闐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相如拜為

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

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

列僊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徐廣曰臞瘦也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

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

留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遠游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

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漢書音義曰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以此氣為竿旄葆也總

係也係光耀之氣於長竿以為葆者垂旬始以為慘兮世彗星而為髻漢書音義曰旬始氣如雄雞也世彗星綴著旋以為燕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漢書音義曰指橋隨風指靡攬欂櫨以

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綯漢書音義曰綯韜也紅杏渺以眩溘兮焱風涌而

雲浮漢書音義曰旬始屈虹氣色紅杏渺眩溘闇冥無光也駕應龍象輿之夔略透麗兮驂赤螭青蚪之

蚺蟠蛇低仰蟠据以驕驚兮詘折隆窮躩以連卷沛艾赴嶮仡

以佻儼兮漢書音義曰赴嶮申頭低仰也佻儼不前也放散畔岸驤以屏顏踳躩輻輳容以委

麗兮綯繆偃蹇怵寒休臭以梁倚徐廣曰踳躩乍前乍卻也踳音丑栗反躩音救略反輻烏葛反輻音昌綯一作離臭音他略反輻案漢書音義

史記一百一十七

曰怵與走也梁倚相著也糾蓼叶稟蹋以艘路兮徐廣曰音介至也茂蒙踊躍騰而狂進漢書音義曰茂

蒙飛揚也也趨走莅颯卉翕燦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

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漢書音義曰少陽東極太陰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者也互折窈窕以右轉兮

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乘眾神於瑤光漢書音義曰瑤光北斗杓

頭第一星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漢書音義曰仙人陵陽子明也左玄冥而右含靈

兮漢書音義曰含靈黔羸也天上造化神名也或曰水神前陸離而後滂漟漢書音義曰皆神名斯征北僑徐廣曰燕人也形解而僂

也而役羨門兮屬岐伯使尚方徐廣曰岐伯黃帝臣駟案漢書音義曰尚主也岐伯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祝融驚

而蹕御兮清雰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綵雲蓋而樹華旗使

勾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

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菴其相紛拏兮滂漟

決軋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衍曼流爛壇以陸離徑入

靄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崑嵬嵬漢書音義曰鬼谷在北辰下衆鬼之所聚也楚詞有曰贊鬼谷

于北長也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兮竭渡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

水兮杭絕浮渚而涉流沙漢書音義曰杭船也絕度也浮渚流沙中渚也奄息總極汜濫水嬉兮

漢書音義曰總極葱嶺山也在西域中也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徐廣曰媧一作貽駟案漢書音義曰靈媧女媧也馮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時若夢夢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之

輒沕沕忽兮直徑馳乎三危三危山名也排閭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

與之歸舒閭風而搖集兮亢烏騰而一止漢書音義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低回陰山翔

以紆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矐然白首徐廣曰矐音下沃反載勝而穴處兮

郭璞曰勝玉勝也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

足以喜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漢書音義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會食幽都呼吸沆瀣

餐朝霞兮噍咀芝英兮噤瓊華徐廣曰噤音祈小食也駟案韋昭曰瓊華玉英媿侵濤而高縱兮

紛鴻涌而上厲徐廣曰媿音熾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漢書音義曰列缺天閃也倒景

日在下馳游道而循降兮驚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

下

北垠遺屯騎於玄闕今軼先驅於寒門漢書音義曰玄闕北極之山寒門天北門下岬嶮而無

地今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今聽恟恍而無聞乘虛無而

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徐廣曰假音古下反至也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

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

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

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

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

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

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徐廣曰撰一作選率邇者踵

武徐廣曰率循也邇近也武迹也循省世近之遺迹逃聽者風聲徐廣曰逃遠也聽察遠古之風聲紛綸歲蕤堙滅而不

稱者不可勝數也續韶夏崇號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漢書音義曰昭明也夏大

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泰山者有七十二人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徐廣曰若順也駟案韋昭曰疇諸也言順善必昌逆失必

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

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

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邽隆

徐廣曰邽蓋字誤皇甫謐曰王季徙程故漢書曰維王季宅程孟子稱文王生於畢程或者邽字其為程平或為胙北地有邽邽縣胙大也音質駟案漢書音義曰邽至也大行越

成漢書音義曰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矣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徐廣曰周之王四

乃絕駟案韋昭曰無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

故軌於夷易易道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

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緼祿而崇冠于二后漢書音義曰緼祿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致太

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道成法易故也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漢書音義曰都於卒終也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

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羨涌原泉

韋昭曰漢德羨涌如泉原也洵滴漫衍旁魄四塞雲專霧散徐廣曰專音布上暢九垓下泝八

埏徐廣曰音行駟案漢書音義曰暢達垓重也泝流也埏若八埏地之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也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

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陝游原迴澗泳沫漢書音義曰邇近原本也迴遠瀾廣也

者浮其沫首惡湮沒闇昧昭哲漢書音義曰始為惡者皆昆蟲凱澤回首面內韋昭曰面

也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漢書音義曰徼遮也麋鹿導一莖六

穗於庖徐廣曰導案瑞禾也騶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庖厨以供祭祀犧雙觥共抵之獸徐廣曰抵音底騶案漢

也底本也武帝獲白麟也獲周餘珍收龜于岐徐廣曰一作放龜騶案漢書音義曰餘珍得周鼎也岐水名也招翠黃

乘龍於沼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登仙言見乘黃而招呼鬼神

接靈囿賓於閒館徐廣曰言至德與神明通接故靈囿為奇物譎詭倣儻窮變

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

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慝乎漢書音義曰介大丘山也言周以進

讓之道其何爽與徐廣曰爽差異也騶案漢書音義曰進周也讓漢也言於是大司

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憚漢書音義曰大司馬上公諸夏樂貢百

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特

創見徐廣曰不但初顯符瑞而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徐

曰以況受上天已蓋將終以封禪之事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徐廣曰以眾瑞物初至封陛下謙讓

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徐廣曰挈猶言垂也騶案韋昭曰缺王道之儀羣臣

恧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珍符固不可辭漢書音義曰言天道質昧若然辭

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漢書音義曰太山之上無所亦各竝時而榮

咸濟世而屈漢書音義曰屈絕之也言古帝說者尚何稱於後徐廣曰若無封禪之

至於歷世之後人何所述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

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漢書音義曰款誠勒功中嶽以彰

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

觀王者之不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

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徐廣曰錯音厝騶案漢書音義曰

月末光殊絕之用而以展其官職設厝其事業者也猶兼正列其義投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徐廣曰按一

也音廢也駟案漢書音義曰春秋者正天時列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為一經將襲舊六為七韋昭曰今漢書增一仍舊六為七也

攄之無窮徐廣曰攄一作臚臚敘也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

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空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

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王故事也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

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也下

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符符大富謂斑斑之獸以下三章言符瑞廣大富饒也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

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沛然作雲沛然下雨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徐廣曰滲

音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徐廣曰何所畜邪畜嘉穀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

汜專濩之徐廣曰古布字作專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韋昭曰名山大山也

顯位封禪也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

嘉收收睦睦君子之能徐廣曰收音曼和貌也能一作態駟案漢書音義曰曼和穆敬言和且敬有似君子蓋聞其聲今

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徐廣曰其所末路非有迹蓋自天降瑞不行而至也茲亦於舜虞氏以

與濯濯之麟游彼靈時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故言游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

君輿帝以享社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

耀熒炳輝煌徐廣曰熒音晃輝音魂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

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徐廣曰諄止純反告之丁寧駟案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依類記寓

諭以封巒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者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

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與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

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徐廣曰假大也司馬相如既

卒徐廣曰元狩五年也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太山至梁

父禪肅然徐廣曰小山在泰山下趾東北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徐廣曰蘇建也與五公子

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韋昭曰推見爭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符河陽之屬易本隱之以顯韋昭曰易

本隱微妙出為人事乃顯著也

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韋昭曰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黎庶也小雅譏

人事乃顯著也

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韋昭曰小雅云人志狹小先道已之憂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史記一百一十七

終

蘇川屯鳳
氏書國南

史記一百一十八

蘇川屯鳳
氏書國南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曰九江盧江衡山豫章也上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

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卽位淮南王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卽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到之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爲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爲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徐廣曰大車駕馬曰輦音已足反反谷口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

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瓚曰奉以二千石之秩祿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瓚曰官爲大夫名但者也士五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五者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卒諡剛嗣子謀反不得置後國除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爲棺椁衣衾葬之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

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

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

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春以上十四人赦

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

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

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

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

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

以聞文穎曰忌簡忌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

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

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

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

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

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

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徐廣曰嚴道有

邛蹙九折阪又有郵置駟案張晏曰嚴道蜀郡縣遣其子母從居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

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

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盡誅所與謀者

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

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

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

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漢書音義曰檻車有檻封也淮南王乃謂

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

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

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卽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周陽侯子良爲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音義曰尺布斗粟猶尚不共食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

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爲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諡淮南王爲厲王置園

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

侯勃爲衡山王周陽侯賜爲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

其父名逢高祖功臣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諡爲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爲太尉乃逆王霸上

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
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
財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
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
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
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辯士
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
有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詔長安徐廣曰詔伺候采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
平侯鄂千秋玄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
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
外孫修成君女為妃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
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太子閉太子

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

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徐廣曰一

云歐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劔自以為為人莫及聞郎中靄被巧乃召與

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

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

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

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

有詔即訊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畱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丞

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

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

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

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

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如淳曰無何罪不發

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闕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

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

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

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漢書曰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左吳等按輿地

膠東王不即常山王徐廣曰皆景帝子也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

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

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

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

王一動而功顯於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

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母為吳王之聽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

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

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

徐廣曰皆景帝子也

漢書曰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

如淳曰無何罪

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卽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駟按辭綜曰振子童男女與百工之事卽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

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怨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四郡

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鹽上取沅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徐廣曰在梁碭之間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

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

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

如淳曰王時所居也

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

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

如淳曰不以為子兄秩數

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

不省其父

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

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

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

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

使所善壽春莊芷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

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

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

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

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構

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

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

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

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

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

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棘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

如淳曰廣

謂拓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為塞

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

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

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

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

有恩眾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

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徐廣曰一作唯音寂笑反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駟案張晏曰不成則死一計耳贊曰或有一言之交以死報之矣且吳何知反贊曰言吳王不知舉兵反漢將一日

過成臯者四十餘人如淳曰言吳不塞成臯口而令漢將得出一今我令樓緩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

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洛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臯之口天下不通

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

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

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眾鏃鏃矜也徐廣曰大鏃謂之矜音五哀反

或是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

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平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

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

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

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

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徵

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

氣朔方之田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

偽為之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桀任俠及有耐罪以上應劭曰輕罪不

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至於髡完其耐

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諸侯太子

幸臣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徐廣曰淮

武隨而說之儻可徵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

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

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蔡邕曰法冠楚

以其君冠蘇林曰詐作事大將軍丞相一

賜御史蘇林曰詐作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事大將軍丞相一

日發兵如淳曰發淮南兵也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如淳

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人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

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

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漢書音義曰卒衣也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

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

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

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徐廣曰在江夏駒按蘇林曰下雉縣名結九江之浦絕豫章

之口疆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勁越屈

疆淮南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

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

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

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

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卽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徐廣曰偷苟且也卽許太子太子卽自剄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伍被自詣吏因

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徐廣曰詣都座就丞相共

議也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

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

徐廣曰比吏而非真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削削爵爲士伍毋得宦爲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他以章臣安之罪

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徐廣曰卽位凡四十二年元

狩元年十月死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計被罪無赦遂誅被國

除爲九江郡徐廣曰又爲六安國以陳縣爲都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爲畔逆反具亦心

結賓客以應之恐爲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爲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人曰壞人家以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調除國中今王惡天子皆爲置之衡山王以此志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徐廣曰密預作計按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爲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姁又與客姁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卽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

假母者

漢書音義曰傳母屬

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

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爲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姁無采與奴姁王彊食請上書卽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宫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輶車鍬矢

徐廣曰輶車戰車也音扶萌反

刻天子璽將相軍吏

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卽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爲淮南巴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卽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王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卽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輶車鏃矢與王御者奸欲以敗孝白羸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羸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羸上書恐言國陰事卽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爲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卽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卽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卽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奸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王后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爲衡山郡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僥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史記一百十八 終

史記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

徐廣曰乘多水時而出材竹

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

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

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

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

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

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王以為庫車不

馬川屯鳳尊
氏書回南市

馬川屯鳳尊
氏書回南市

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
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柵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
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効之遠者
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
侮知非已之罪也

皇覽曰孫叔敖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白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
江陂後當爲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二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沮水

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爲相國亂上下
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爲相爲相一年豎子不戲
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徐廣曰一作閉
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
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皇覽

曰子產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冢是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
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
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
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
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好布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
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
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
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
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
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
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史記一百十九終

西川忠鳳節
氏蘭回南甫

史記一百二十

西川忠鳳節
氏蘭回南甫

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穎曰六國時衛但稱君至黯七世

世爲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

太子卽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

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

上遣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

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

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

恥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

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

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總言丞史或以爲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爲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其治責大指而已

不苛小黷多病臥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
 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
 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
 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狹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
 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應劭曰傅相梁人為孝主將素伉直善灌夫鄭當時及
 宗正劉棄徐廣曰一名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
 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損之
 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
 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
 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
 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
 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如淳曰杜欽所謂病

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或曰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不視事

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

徐廣曰最一作甚也

上曰汲

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
 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
 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如淳曰則音側

謂林邊踞林視之一云溷廁也廁林邊側

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

上嘗坐武帳中

應劭曰武帳織成爲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蘭五兵於帳中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

黯前奏事上不冠

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
 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
 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
 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如淳曰紛亂也公以此無種
 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辨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
 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

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旣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旣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

用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如淳曰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

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
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
闡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闡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贊曰無符傳出入為闡 陛下縱不

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
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

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
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狩五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

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
詔數強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為填溝壑不

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
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

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
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

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
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

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
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僂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

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
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奉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徐廣曰元鼎五年卒後上以黯故

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
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

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徐廣曰太后兄王信信任
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為項籍將籍死已而

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

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危服虔曰梁

孝王之將楚相之弟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

馬長安諸郊如淳曰郊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使贖曰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間靜可以請賓客存諸故人請謝賓客

夜以繼日至其明日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

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

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

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令莊為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

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

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每朝候上之間說

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

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

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

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

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

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儻人徐廣曰一作入二云賓客為大農儻人儻人蓋與生

財利如今方宜矣駟案晉灼曰當時為大農而任利其賓客幸較任儻也贖曰任人為保任見舉者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

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史上以為老以莊為

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

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

莊故至二千石六七十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執則賓客十倍無執則否況眾人乎

下邳翟公有言徐廣曰邳一作邳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

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

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史記一百二十終

西川毛鳳藹氏藏

史記一百二十一

西川毛鳳藹氏藏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徐廣曰錄一作繆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按仲尼弟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

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存

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竝爭於戰國儒術
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
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
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
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
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
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
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
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
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
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
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

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
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
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
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
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
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徐廣曰一作培韋昭曰培申公各音扶尤切於齊則轅固生
於燕則韓太傅言尙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
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
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
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徐廣曰一云自齊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
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
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

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
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
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

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
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
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
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
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
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
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
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
高弟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

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
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
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一云次治禮學掌故

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
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
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
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
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
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傳
其太子戊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子王戊立郢以呂后三年封上邽侯文帝元年立爲楚王戊不好學疾申

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徐廣曰腐刑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

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徐廣曰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

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

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

廼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

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

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

乘輶傳從徐廣曰車馬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

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

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寶

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

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

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傅生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為博

士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

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

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

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

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

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

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

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

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

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

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

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
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
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駟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爲急比之於律令

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
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
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徐廣曰哀王乘也久之病免今上初

卽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
十餘矣固之徵也辭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辭縣在菑川側目而視固固曰公

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
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漢書曰名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徐廣曰

曰憲王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

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
生孫商爲今上博士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

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
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

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
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

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

寬兒寬旣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
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

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
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爲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

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兒寬爲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狩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栢生單次皆嘗爲漢禮官大夫而段

丘蕭奮

徐廣曰屬山陽也

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

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卽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莒一作呂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卽位爲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常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徐廣曰建元六年天子召諸生示

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

徐廣曰一作茶亦音舒

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

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毋生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通者蘭陵楮大廣川殷忠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温呂步舒楮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

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史記一百二十一終

西川宅鳳堂
氏書印